

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詬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虚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越王以戰問五大夫

國語

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矣以而

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臧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勾踐問包胥伐吳之策

國語

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傳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則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  
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實報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度  
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  
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二軍共饑  
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漢王用信計定三秦

前漢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問計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曰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為碎嗟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恂恂  
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利忍不能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  
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百姓不  
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  
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  
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  
秦降卒十餘萬人唯獨邯鄲騎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  
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歡得大王王秦者於  
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  
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遂用其  
計擊定三秦

沛公問酈生破秦計前漢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  
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  
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兼天下同苦秦久矣故  
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  
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

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  
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  
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  
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

婁敬議與匈奴和親前漢

婁敬高帝時為關內侯帝自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上患之間  
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  
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  
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敬曰陛  
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變夷必  
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  
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

壻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斬  
臣也帝曰善於是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約

漢高帝問策於滕薛史記

英布反書聞高帝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  
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  
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  
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  
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  
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

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其所山  
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魏據敖倉之  
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  
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  
安出令尹對曰陛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  
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  
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蜀先主三顧孔明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屏人曰漢室傾  
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討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兗州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四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慕容德謀計於衆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還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踰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闔軍皆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

漢之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以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在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魯曾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

後趙主石勒顧問張賓

晉書

後趙天王石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應三月不止晉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埽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跽中堅憂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叢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

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自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虞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擣擊也輜重遲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襜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誦曰右侯

魏太武疑宋問崔浩

北史

魏太武聞赫連定與宋王義隆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利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又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輩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誅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倥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止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高祖問突厥和親之議唐書

唐高祖時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封德彝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

宋真宗訪馮拯邊事

事文類聚

馮拯簽書樞密院宋真宗訪以邊事拯以為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累糧其勢足以決勝

世祖問阿沙不花討叛計

元史

阿沙不花入侍世祖時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

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

### 設計

設計謀以圖人者

越王獻布以求吳王之心 吳越春秋

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古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二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

群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採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音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角西至於構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

大夫種獻神木於吳 吳越春秋

越欲復吳讎大夫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木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榲栲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龍若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東海役臣臣亦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發有餘



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不聽遂起姑蘇之臺

越王進蒸粟于吳 吳越春秋

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飢

越王賂嚭求成 國語

吳欲伐越越王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吳王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臣思結韓擊魏 戰國策

南梁之難齊宣王時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

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智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散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敵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慎子勸周三子之計復東地 戰國策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

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  
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  
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柰何  
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而不與則  
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  
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柰  
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彌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  
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  
為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  
萬乘之強齊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  
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  
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  
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憚然作色曰何  
謂也慎子曰臣請竊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  
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  
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  
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  
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  
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  
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魏以晉伐虞喻趙

戰國策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友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齊秦主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沛公用酈生計破秦

史記

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役者願得望見口盡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鬪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住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

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起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東門守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養義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

沛公上人口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其庫兵人積粟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 用謀

用人之謀以圖人者

叔向用穆子苦匏濟秦

國語

晉率諸侯伐秦及淫水莫濟不背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淫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邑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除道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韓信用左車計下燕

前漢

廣武君李左車趙王歇之臣也漢遣韓信伐趙下井陘左車說趙相陳餘絕其輜重深溝高壘勿戰陳餘不聽信聞知左車計不用乃敢下井陘趙果敗信令軍中生得廣武君購千金項之有縛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而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天下內威震諸侯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敵之計而欲以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

不拔曠日特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衛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曹操用荀攸計敗譚尚 魏書

荀攸字公達獻帝時為汝南太守嘗從曹操征討操方征劉表袁譚袁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群下羣下多以為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

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

曹操用荀彧策攻呂布 魏書

曹操聞陶謙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呂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小兵東擊陳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攻徐州則不之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

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拒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此固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

孫權用周瑜計不賢曹操 吳書

周瑜為吳主孫權護軍長史曹操兵威日盛下書責權群臣會議不決權意不欲遣質乃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

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俟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孫權用呂蒙計拔皖城

吳書

呂蒙為北平尉吳主孫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段韶取勝

北史

段韶字孝先仕梁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季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讓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心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雋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

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  
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竝  
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

長孫晟智謀 北史

長孫晟字季晟仕周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時攝圖弟處羅侯  
彌突利設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  
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至隋  
文帝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  
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諭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  
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處  
慶則鎮并州屯兵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  
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

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  
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  
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  
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  
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雖強而合弱通使玷  
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侯遣連奚霫則  
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盟討之  
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  
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  
尔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  
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  
奚霫契丹等遣為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



年攝圖弼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謀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實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殘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

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

秀實嚴備斬王童

唐書

段秀實肅宗時與安西副將李嗣業收散卒還安西後嗣業與賊戰中流矢卒秀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孝德使護喪遺私財葬之及白孝德為節度使使秀實佐三府及馬璘代孝德每所各遠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段秀實為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攻既驟徒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畫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嚴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

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

秀實列兵示敵而璘得歸

唐書

段秀實唐代宗時為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馬璘為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竒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

王翊亂漏斬凌正

唐書

王翊字宏肱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代宗時加金紫光祿賜策京師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翊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移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

馬燧敗田悅

唐書

馬燧字洵美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田悅燧約於衆曰朕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亦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故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渴請軍其大洹莫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芑以兵會次于漳以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鑼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過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然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頃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共踰橋乘風縱火謀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為塲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

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馭虜三千人尸相駘藉三十里淄青兵襲賊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苑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辛祕將材

唐書

辛祕系出隴西唐貞元中擢明經第憲宗時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及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

杜愔以好言誘賊

唐書

杜愔仕唐懿宗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愔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愔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愔之聞難完濬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愔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愔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愔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球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愔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愔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

董昌聲言却賊

唐書

黃巢唐僖宗時與王仙芝作亂自號衝天大將軍後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

媪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

楊行密用友規謀破孫儒 五代史

楊行密字化源為人長大能手舉百斤唐昭宗龍紀元年拜行密為宣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頔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以散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踰黑雲都常

以為親軍

孫沔杖配罪 宋史

孫沔字元規宋仁宗時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軍趙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二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趙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謹者

舉義 舉義兵應時者

隗囂起兵應漢 後漢

隗囂字季孟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立王莽時聞更始立而莽

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邳人楊廣異人周宗謀起兵應漢  
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  
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囂  
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聘方望為軍師移檄告郡國  
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  
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  
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  
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

不遇

不偶遇於時者

顏駟三世不遇

事文類聚

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曰

卿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  
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擢拜會稽都尉

孟浩然因詩不見用

唐書

孟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邑嘗  
大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  
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  
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為  
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  
以放還

張祐寂寞而歸

事文類聚

張祐唐穆宗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太平日與以詩三

百首薦于朝祐至京屬元積偃仰內廷祐不悅而去上因朝詰問祐之詞藻高下積對曰張祐彫虫小巧壯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

# 不得志

不能遂其所志願者

李廣失利自剄 前漢

李廣武帝元狩四年為輕車將軍時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也廣為驍騎將軍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等於右將軍廣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便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入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

軍廣以百以為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發元狩五年廣所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廣與俱當單于故遂發廣如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氣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感夫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

壯皆為垂泣

蕭惠開發病嘔血 南史

蕭惠開宋明帝時除少府加給事中素剛介不得行其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蒞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羨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

劉孝孫嘆仕多不遂 南史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嘆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申屠狄負石沉河 事文類聚

申屠狄言非其時將投于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仁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殺龍逢比

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知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于河

失機 失機會敗事者

星吉不殺渠魁致陷 元史

星吉字吉甫順帝時為湖廣平章至正十一年汝穎妖賊起會僚屬儀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将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乃命募土兵完城池備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於是為不宜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有旨召為大司農司僚受賂賂且嫉其功乃誣鄭罪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

去吾豈為俘囚乎

適興

動清興而有所往者

庾亮登南樓 晉書

庾亮字元規明帝時為征西將軍遷鎮武昌亮在武昌諸佐更  
嚴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  
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  
談竟坐其坦率行已多如此類

王謝絲竹 晉書

謝安字安石穆帝時嘗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賦  
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  
其權樂之趣耳

王徽之字子猷雪夜乘舟不戴  
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山皓然獨酌酒詠左太冲招隱詩  
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  
反人問其故子猷曰乘興而往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褚彥回月夕鳴琴 宋史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  
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  
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  
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  
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諷詠

作詩諷刺者

文公貽詩預晚宴事文類聚

楊文公為光祿丞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戴  
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覺仙凡迥  
不同宋太宗皇帝聞之乃詰所司以不召之故左右皆曰以未  
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李宗諤獻詩預宴事文類聚

翰林學士李宗諤以京官帶職赴內宴閣門拒之獻詩曰戴了  
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黃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  
第歸宋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為例雖選人帶館職亦同赴

丁謂賦詩稱告事文類聚

宋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日臨池久而御釣不  
食丁晉公謂應制詩曰鶯鶯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  
宗稱賞群臣以為莫及

韓琦和御製詩事文類聚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  
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宋仁宗為脩故事群臣和  
御製詩是日微寒韓魏公時為首相和詩卒章云魯參二十年  
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後  
容曰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  
仁宗為之笑

# 諷詠致禍

吟詠刺時獲罪者

崔琦諷梁冀見殺 後漢

崔琦字子璋少遊學京師舉孝廉為郎後漢靈帝時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執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白鴿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自良以救禍故人復以錮我口杜蔽主聰將使玄黃攻色

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去冀後竟捕殺之

蕭鋒賦脩栢而被殺 南史

江夏王蕭鋒齊高帝第十子也嘗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合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明帝殺諸王深憚鋒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遂逼害之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

子瞻諷詩幾致于死 宋史

蘇軾字子瞻宋神宗時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

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諉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  
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  
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曲端因題詩被害 宋史

曲端字正甫始知鎮戎兼經略司統制官治兵涇原高宗建炎  
初以王庶知延安府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授端吉州團練使充  
節制司都統制金人攻陝西延安庶收散亡赴端端問庶延安  
失守狀拘縻其官屬奪其節制印朝廷疑端有叛意端無以自  
明會張浚宣撫州陝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建炎四年金人攻  
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端自將屯宜祿金乘勝焚邠州而  
去玠怨端不為援張浚竟罷端兵柄萬安州安置張浚自興州  
移司閬州欲復用前將曲端吳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

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  
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  
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端入  
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  
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  
遂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膾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  
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有叛  
去者

感慨

感事而興慨嘆者

昭子感時無霸 左傳

魯昭公十六年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郟

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諾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才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孔子至河間賢人死而返 史記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洎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割胎殺大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

孔子作倚蘭操 事文類聚

倚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諸侯莫能自任自衛反魯隱公之中孔子香蘭獨成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成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

楚莊王嘆不得賢人不食 說苑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殺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

李斯嘆不復牽黃犬 史記

秦二世二年七月趙高既具李斯之獄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  
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遂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龔舍見虫觸蛛網去官 事 類聚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粟  
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  
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  
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林宗悼陳蕃之逝 事 類聚

郭林宗因陳蕃實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慨然而歎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卒四方  
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

劉備感髀肉復生 蜀書

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髀底肉生慨然流涕  
還坐表恠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  
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孫秀流涕 吳書

吳孫秀奔晉為驃騎將軍秀在朝初聞孫皓降群臣畢賀秀稱  
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  
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

司馬懿作歌 晉書

司馬懿先於魏明帝時為太尉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  
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温賜以穀帛牛酒勅  
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懿悵然有感

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邀方將埽群穢還  
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曹志感齊王之藩

晉書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也晉武帝以志為散騎常侍國  
子博士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奉秀等以  
為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  
然歎曰安育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  
晉朝之隆其殆乎哉

阮籍懷古

晉書

阮籍武帝時人嘗登廣武觀楚漢戰屢嘆曰時無英雄使堅子  
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以自悅

羊祜岷山

晉書

羊祜武帝時人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嘗慨然謂從事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  
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今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  
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聞望必  
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祖逖聞雞起舞

晉書

祖逖字士稚博覽書記該涉古今見者謂其有贊世才晉惠帝  
時與劉琨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  
惡聲也因起舞逖琨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  
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王戎感舊

晉書

晉王戎字濟仲惠帝時人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

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山簡止樂 晉書

山簡字季倫晉懷帝時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時伶人避難多奔沔漢燕會之日察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

周顛流涕 晉書

王真字茂弘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用事江人士每至殿日輒相出出所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鳳皇不殊舉自有江河之異也相與涕泣道愾愛色曰當共戮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禁口村對沙邪衆收淚而謝之

劉琨知命 晉書

劉琨字越石元帝時轉琨為侍中大臣琨為廷臣舉所拘王敦密使匹磾殺琨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新可西獻敵不能自

庾敳作賊寓意 晉書

庾敳字子嵩元帝時見晉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荅曰在有無之間耳

桓溫眺望 晉書

晉桓溫明帝時為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

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  
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  
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  
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散放巨  
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日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  
意以况袁宏坐中皆失色

郗愔嘆獻之禮慢

晉書

郗超字嘉賓晉明帝時人超未死時王獻之兄弟見超情常躡  
履問訊甚備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  
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

南史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

登城址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  
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

王琨嗚咽

南史

宋順帝即位王琨進右光祿大夫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  
頰尾動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頓  
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兩淚

魏孝武渡河入西有感

北史

魏孝武至桐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永熙三年八月宇  
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  
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  
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  
安



魏文脫屣北史

西魏文帝及齊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嗟峩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官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齊武成憶儼北史

齊武成幸并州高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因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復問

蕭譽愍時北史

後梁宣帝蕭譽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下甲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抱歎吐者久之遂以憂憤發

皆而死

鐸盧幹聞雉賦詩遼史

鐸盧幹字撒板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沉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為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道宗太康二年乙辛再入樞府鐸盧幹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仍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亨稍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儔

李繹作五知傳宋史

李繹字從之仁宗時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起時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感舊

感懷舊事者

到撫一歲三遷南史

到撫字茂謙宋明帝以撫功臣之後擢為太子洗馬齊高帝革命遷為中軍諮議參軍齊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明帝時齊武帝與撫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鴻儀撫得早青瓜與齊武帝對剖食之齊武帝又數游撫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

善心垂涕受詔北史

許善心字務本補撰史學士陳後主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於下悲不語與上對泣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許  
我誠巨也

唐高祖時王祥曰及至公之遺德已不墜下誠愛憤  
卒太宗驚呼為舉家後嘗賜群臣腰皮及布帛而祥莫均愴  
然曰為始朕之勳舊忽口及其名豈死者有知也此賜予因命  
祥之舉坐感歎

唐高宗美元起白首相見事文類聚

唐高宗美元起白首相見太宗時為太子舍人高宗即位遷給事中嘗謂元起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倏忽已三十年與卿白首相見歷觀書傳共白首者幾人

呂文穆饅瓜起亭 事文類聚

呂文穆公蒙正宋太宗時人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起亭以饅瓜為名不忘貧賤也

### 感遇

有所遇而感於心者

祖逖善遇李頭 晉書

祖逖字士雅晉元帝拜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進據太丘樊雅夜襲入其壘軍士大亂逖求救於陳川川遣將李頭率眾援逖遂克雅眾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

王導拜陵 晉書

王導字茂弘有推奉晉元帝中興之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領中書監元帝崩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遷為司徒進位太保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晉元帝遇已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德輿讀詔流涕 唐書

李彥芳李靖五代孫為鳳翔司錄參軍家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有曰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又有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權德輿嘗讀之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 景慕

景仰思慕者

曾子慕夫子三言 說苑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子與稱贊孔子 孔子家語

齊子與適魯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觀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高高淵海之為大

子與性簡

齊子與性簡不交接南陽張氏 其為門徒苟無會語則為

王敦飲賊兵

王敦飲賊兵

阮修字宣子武帝時人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謝安清琴增贊 晉書

謝安孝武帝時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延之慕鏡不復酣呌 事文類聚

宋張鏡與顏延之隣居顏談義飲酒呌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呌

竟陵王表為劉瓛立館 南史

齊劉瓛字子珪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

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客位  
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烏  
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永明七年表齊武帝為璪立館以楊烈  
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璪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  
牙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璪  
者彭城劉曾順陽范頴將厨於璪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皆  
平服臨送

任昉多見貴游交好 南史

昉字彥升梁武帝時為新安太守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  
之者亦不備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與  
之好也

德深為貴鄉長為以清靜不嚴而肅有猶人言

外郎德深 齊書 德深為貴鄉長為以清靜不嚴而肅有猶人言  
受其指摩 齊書 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  
之徒歸來 齊書 德深後轉為館陶長其貴鄉公老言涉艱險請  
闕請留德 齊書 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謂部相訟以貴鄉文書為  
詐郡不能 齊書 命持節使者章齊杜整等至兩縣詐使訟之乃斷  
後貴鄉責 齊書 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捕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因  
從而居住 齊書 有數百家

景駿民爭迎犒 唐書

韋景駿 唐書 明經唐中宗神龍中應肥鄉令景駿後數年為趙州  
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

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昔者老為我言邑中  
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  
為留終日

陽城感諸生立石 唐書

陽城字亢六示唐德宗時為國子司業是時薛約者狂而直言事  
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  
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儋  
王魯卿李謙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蕃等守闕下數日為  
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

魏門故笏 唐書

魏謩字申之魏徵五世孫也唐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  
其後汝士庶莫為起居舍人文宗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

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罕曰在人不在笏帝曰管下不誠朕意  
此笏乃今甘棠

張覺慕降沈章 金史

沈章字之達熙宗時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  
人張覺聚黨亡命山谷鈔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嘗有降者  
皆笑之今以好言誘我是欲殺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我乃  
無歸於是命章往招之覺即日降

韓琦稱賢相 宋史

韓琦字稚圭仕宋英宗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神宗立拜司空  
兼侍中從判大名府充安撫使魏人為立生祠及除鎮安武勝  
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  
曰勿按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

洛陽耆英見慕 宋史

文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哲  
宗時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  
衣交與 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  
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為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  
莫不慕之

### 感慕

感其人而思慕者

意太叔佳言 左傳

四十二年反楚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  
子甚哀之 史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言  
無教禮無驕佞無復怨無謀詐德無犯非義

簡子追思周舍 如序

簡子之門三日夜簡子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  
舍曰君之臣操筆隨君之後而司君過書之簡子與處  
而舍之簡子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謂曰百羊之皮  
如一裘之於人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舍死後吾未  
聞也

羌胡為鄧訓立祠 後漢

叔鄧禹子也漢和帝永元初為護羌校尉以德懷諸  
羌其撫養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疾者  
皆療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悅後訓病卒羌胡旦夕臨者  
十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踰  
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

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  
原為媽歎息曰此義士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  
輒此請禱

謝鯤哭玠 晉書

謝玠字叔寶美姿容京師人士聞之觀者如堵懷帝永嘉六年  
年二十七以勞疾卒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  
人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谷曰棟梁折美不覺哀可

謝鯤哭玠 晉書

謝鯤字安石晉書以保加都督諸軍事平日愛重  
人卒後曇遂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於路唱  
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  
謝鯤子謝奕曰此其哀也

武帝歎憶穆之 南史

宋劉穆之字道和晉恭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及宋武帝受禪  
每歎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  
未之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驟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  
由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  
謚一文宣

武帝追贈周捨 南史

周捨本武帝時為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  
捨於帝坐免官後捨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帝臨哭哀動左  
右遣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銳意中原群臣咸言不  
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



往者南司白濁之効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

義康追憶謝述 南史

宋謝述字景先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所以得罪也宋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袁粲惆慕景文 南史

丁景文球從子也宋明帝時累遷尚書左僕射景文幼為人所知憐美風姿為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說乃哺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曰景文則為野父矣袁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北史

給事中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甲自

悲

瞻字身通 北史

瞻字身通北史成帝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以立行彭城讀道旁碑文不卒而絕倒後者遙見以為中惡遂入葬父悽徐州時所立故哀感馬瞻經熱病面多癢痕雖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辭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口重如此

士謙死感士女流淚 北史

字子約一名容郎髡鬣亂喪父事母以孝聞魏廣平王贊  
軍隨高祖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  
涕言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德深民不忍棄北史

德深隋煬帝時為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德深為政清  
平而肅甚便於民不使勞苦武陽郡丞元寶藏深害其能  
言不聽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  
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  
其舊德深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  
汝南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  
曰我與魏明府同生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其得  
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哀慕不勝至今

懷之

南史李密感于事文類聚

高祖賜之  
會於御前有葡萄待中陳叔達執而不食上問  
其故叔達曰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上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  
為之賜之

符載請修墓石書

澤德宗時為節度使孟浩然墓碑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  
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石回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  
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  
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  
公夙志矣澤乃更為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  
書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

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傳正為李白改葬青山唐書

李白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以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  
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四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  
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嗜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  
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唐憲宗元和末宣歙觀察使  
一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一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育  
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小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  
一其夫僅役

金世宗悼后金史

子生日世宗宴於東宮酒酣豫國公主起舞上流涕曰

王美朕所念中宣者念皇太后

周必大

守叔時孝宗每問居時

讀書拳拳然以

之曰追思立朝

愧也煥一品尚

卜諸夢寐

許衡

許衡字仲平嗜與

質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元世祖即位召為太子太保後歷至集

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

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  
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  
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  
之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  
雷風拔木悼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  
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於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  
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哭未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  
有所得可以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  
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  
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或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  
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下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  
翰林承旨王磐氣既一世少所與而獨見衡曰先生

德輝感人立廟元史

德輝世祖時為安西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三繼出夷聞訃哭之  
哀如私親為位而祭者動輒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衰經率  
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為發百人護喪興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  
率其民立廟祀之

傷悼傷嗟悼惜已往之人者

孔子悲悼子產史記

鄭釐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感子產者  
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  
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歎伯華之死說苑

孔子聞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天有道大詐下哉孔子曰由不知言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禮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景公吊相

景公游於臺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棺而垂之自以為是也曰子趨知不若車之速則之矣此之於國若四下而擯行也夫法法而不死於國者猶於百地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

人而... 色甚者在將...

某字... 昔才智不足而且且以色... 文帝... 後婦病亡未殯傳故... 寡不哭而... 寡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 身遇今何哀之甚梁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不嘆... 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劉頌知茂先有種

劉頌字子雅仕晉武帝為吏部尚書時趙王倫... 善南聞華子得過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 頌持正而不能害也